

## 閒說喝茶

劉軍君



夏天最美好的事物大概就是以毒攻毒，沏一壺茶，趁着熱喝，一定要喝到四鼻子汗流才算夠勁。我這麼說是有科學依據的，據說此時人體的毛孔已經盡情打開，有助於散發熱量。這對嗜冰棍、吃冷飲才是避暑的護衛者們來說，簡直就是邪教歪理。但是天下跟我一樣走火入魔的人還不是少數，正邪各分一半天下。

言歸正傳，要說喝茶這事，也大也不大，看個人愛好及口味。有乾喝茶的，有喜歡就着點吃食喝茶的。第一種方式多在辦公室，茶葉有點屬於飲料的意思，一是解渴，二是追求茶味。如果在閒暇時，光喝茶，反正這事我做不來，喝上半杯就會口中寂寞，難以下嚥。所以我喝茶必須要就點東西吃，可以是一把瓜子，一把花生米，或者是一頓飯。但是有一種茶除外，龍井等綠茶必須要乾喝，要不真有點暴殄天物。

我喝的茶一般都圍繞在鐵觀音，熟普洱，白茶，茉莉花這四類打轉。茉莉花就不說了，帝都及其周邊人民的最愛。茶一沏上就有淡淡的茉莉花香味，聞着就讓人心情舒暢。小時候都喝帶編號的茉莉花茶，五六號居多，不到百元一斤，茶有點發苦。現今都喝幾百元以上一斤的，清苦味沒了，更加香味撲鼻。近兩年一直喝龍團珠，茶葉是球形，沏上水就慢慢含苞待放，一會又競相開放，很是好看，而且湯色濃厚，味道濃郁。喝茉莉花茶，最好就偏酸的東西，可以是青杏或者李子，或者話梅乾。茉莉花茶有時會有膩感，吃點酸物一來解膩，二來於酸中可以體會茶中的一絲甜味。大概這屬於不走尋常路的喝茶法。

鐵觀音是遍大街的品種，而且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。但是在北方好茶很難買到，千元一斤的都喝不出什麼特別。僅有一次，同事給了我一

小包，說是兩千元一斤的，大概是我喝到最好的一次，比以往耐泡，甘甜不澀。鐵觀音有蜻蜓頭還有蛤蟆腿好幾種造型，沏開都是一片片的葉子，在杯底趴着，中規中矩。喝鐵觀音嗑瓜子或者吃花生最好，一乾一稀，搭配得當。不過近兩年鐵觀音喝的差不多了，大概是以往喝的太多了。

熟普洱對於普洱茶愛好者來說，有點嗤之以鼻，多為其缺乏天長日久的精華。我是個懶人，一來懶得買生茶存留，二來愛及時行樂，還有最主要就是窮。所以就拿熟普洱過過癮。好的熟普洱，湯色渾厚，堪比快樂肥自水，回甘強烈，且不生膩。我只買到過一回，買了二斤，送人一斤，等到自己一喝才有點後悔送人。在千元以下行列中，要把回甘強烈，不生膩做得恰如其分的，真是難遇難求。要說普洱茶就什麼東西好，仔細想想，好像沒有不合適的。

白茶是我這一兩年的新寵，種類很多，到現在我也沒搞清楚到底屬於哪一門派。有綠茶感的，有普洱茶感的，有白茶感的，讓人覺得有些凌亂。對於白茶來說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

北方人喝茶，多是一人一杯，插上煙，聊會天。再多就是來點瓜子花生開心果，這就算是正規喝茶。要說喝茶，還是羨慕江南和老廣。所以每次去下江南時都不會放過吃早茶的機會。三丁包子，燙乾絲，蟹黃包擺上，沏上當地的特色茶，憑感覺就像成仙一般。一頓早茶下來，肚子吡啷吡啷響。要說怎不憶江南，這是一大方面。

有一次去揚州開會，與會都是中科院的老大爺們，皆滿頭白髮，皮膚鬆散，面有暗斑。組委會特別安排去吃了一次揚州早茶。坐在桌上才發現，蒸籠堆滿了桌子，一桌老大爺無可奈何的樣子，每人吃一兩隻就到了極限。最後組委會主任打包回一後備箱包子。所以說，趁着年輕，多吃多喝吧，畢竟能吃就是福呀。

## 盂蘭勝會

一雯



近幾日，屋企樓下搭起了五顏六色的戲棚，街角的廟宇出現許多街坊在燒衣紙。翻看月曆，

原來是一年一度的盂蘭節。談起與「鬼」相關的節慶，西方有萬聖節，中國也有盂蘭節，香港人俗稱其為「鬼節」。因為傳說農曆七月鬼魂可以來到人間，部分市民也會在路邊焚燒紙錢香燭以超度遊魂，特別在農曆七月十五日那一天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►盂蘭勝會已成為人神共樂的民俗活動 作者供圖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盂蘭勝會習俗由潮汕人帶來香港，他們早年大多從事苦力行業，由於無親無故，生活艱苦，因此同鄉之情濃厚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稱兄道弟。當有同鄉不幸去世，他們爲了慰藉心靈，便按家鄉習俗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，超度「好兄弟」（孤魂），同時拜祭神靈，向祖先表達孝道，希望獲得庇祐。香港的潮籍人士約一百二十多萬，他們積極傳承潮汕的人文風俗。每年一度的中元節，各地區的旅港潮人均舉辦盂蘭勝會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二〇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。



從新聞報道中看到，意大利某處高架大橋坍塌，多人傷亡，頃刻我眼前浮出韓國漢江聖水大橋坍塌的畫面。雖然一個是公路橋，一個是過江大橋，不完全一樣，但看到坍塌後懸在空中橋樑，思緒一下子回到二十幾年前。

那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一個早上，漢城（今首爾）發生重大交通事故，二十幾座橫渡漢江大橋中的聖水大橋突然中部坍塌，橋體落入江中，正在過江的車輛也同時墜落，數十人傷亡。時任韓國總統的金泳三，當即免掉首爾市長的職務，指示對事件徹查。歷經磨難，約三年後，聖水大橋重建完成，一座更美麗的江橋出現在人們的面前。

在國內外，我到過許多有一條江穿城而過的城市，中國的天津和廣州，海河和珠江穿城而過；外國的平壤和曼谷，大同江和湄南河穿城而過，但可能是因為我停留時間最久的緣故，記憶中最難忘的是流經首爾的漢江，特別是二十幾座江橋，更增加了它的美艷。我第一次到首爾，是二十七年前，那時中韓還沒有建交。乘車出了機場，沿着平坦大道前行，首先映

# 報人故事

張茅



說到與白先勇兒時有情分的記者。我知道是唐道一。唐道一先後任職記者於《工商晚報》與《成報》，由《成報》退休後，住在東半山的雲景道，兒子移民美國生活富裕，頤養天年，因病疾離身離開這個世界。

唐道一於六十年代初駐守九龍，每日在普慶戲院二樓高華大酒樓同榻，一眾全港午報、晚報及夜報記者，彼此接觸近十年，但不曠身世。父親唐紀，解放前任廣西後勤司令，與國民黨將領白崇禧既是同袍又屬桂系，與蔣若即若離；白崇禧追隨蔣氏撤至台灣，李宗仁流亡海外自立「第三勢力」，蔣始終不放心白與李的同鄉關係，白崇禧在台灣的日子鬱鬱不得其志，他把兒子白先勇送到美國讀書，白先勇後成為著名小說家。

唐道一的父親沒有赴台，帶着他來香港住下，棄軍政而從商，生意夥伴是猶太人，後來經商失敗，從大陸帶來的資金所餘無幾，猶太人卻因此富有。

唐道一提起這樁事總是搖頭，認為父親被猶太人騙了。認識唐約在六〇年，他是《工商晚報》駐九龍記者，當時《新晚報》、《星島晚報》等，約有十家午報和晚報的記者以普慶戲院二樓的高華酒樓聚腳，每天碰面，各爲其主，許多時候，一起跑新聞。

他做記者時日子不算寬裕，住在荔園後面的九華徑，已經是一女一子的父親。唐道一不忘風光的日子，父親唐紀權傾廣西的時候。他偶然透露一點身世，平常出入十多名佩槍的馬弁，追隨左右，那時他才十三四歲。

他與白先勇小時候有一段日子玩在一起，白先勇小說《譚山記》裏，有一段描寫台上戲子唱戲，戲棚底下兩個小孩穿來穿去玩着，小說裏的一個就是唐道一的影子。他說，每有戲上演，搭起戲台，與白先勇鑽進台底的竹棚架，鬧着追逐，他個子比白先勇矮小許多，爬得快，白先勇鬥不過他。兩家父輩同是軍中猛人，小時經常一起玩。

他做記者時官門脾氣未改，個性倔強，採訪時常與現場警員鬥法鬥嘴，警察要帶他到警署，他要向警署投訴警察，兩人到了旺角警署，遇上警司黃永賢，一見相熟的，擺擺手，着他離開。後來黃永賢涉案，與曾昭科同日遞解出境，黃永賢乘四川輪去台灣。

唐道一記者生涯長達二十餘年，退休前幾年享兒女之福，日漸發胖，也因肥胖被病

入眼簾的就是路邊的江水和不久後出現的一座座江橋。「這就是漢江？」我禁不住脫口而問，同行的人點點頭。原來我們行車的道路沿江而建，一九八八年舉辦奧運會之前落成，故命名爲「八八大道」。正值傍晚，彩霞漫天，江橋與遠處的樓房交相輝映，恰似一幅美麗的風景畫。

漢江是朝鮮半島幾大江河之一，發源於大白山脈西麓，全長五百多公里，流經首爾後與臨津江匯合，流入江華灣。韓國人視漢江爲母親河，猶如中國人之於黃河。漢江流經漢城一段長達六十公里，江面寬闊，最窄處也近千米。漢江上的第一座鐵橋建於一九〇二年，其後由於戰亂、饑饉等原因，江橋數量增加緩慢。到六十年代，隨着韓國經濟的起飛，江橋如雨後春筍般建了起來，且姿態各異，拱形橋、拉力橋，彩虹橋，不一而足，雄偉壯觀。漢江上的大橋每天疏導着江南北來往穿流的上百萬台各種車輛，成爲不可或缺的交通命脈。

我受命出使韓國期間，出行履行公務或參加外交活動，經過最多的是盤浦大橋，因為我剛到首爾時，臨時住所就在它附近，後來明洞館舍修好，我們遷入，離我們最近的仍是盤浦大橋，幾乎每次過江都要經過它。這座大橋一



◀香港報業人經歷歲月磨練；圖為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五年）的《香港華字日報》 作者供圖

所纏。

辦報紙是一門另類行業，極具挑戰，有喜有憂，報人半生的閱歷可抵他人再生，這也是以新聞爲職業的誘因吧。最近身邊發生的事，使人感到以文字爲職業真有些可怕。與我相熟的報紙老總，有兩位退休三幾年後患了認知障礙症（俗稱老人痴呆症）。兩位前輩，都是報界才俊，畢業於一九四九年前北平全國著名的學府燕京大學，清華大學，報業精英，文章對社會起很大影響力。

退休前，兩人身體狀況正常，張老總身材魁梧，約六呎高，愛好音樂，有一副經訓練的男低音，音域寬而雄渾，想是當年大學的風頭分子。他長期夜班，每日寫專欄與評論，公眾假期照常工作，甚少生病。後來《商報》創辦，他一手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，坊間及茶客每日必讀。

他退休不久，便聽到他生病的消息，家人發覺他行爲有異，忘記關門，忘記洗臉，老同事上門探訪，對過去每天一同工作的舊同事認不出，我們都覺不妙，家人甚是擔憂，再過些時候，從他家人的口信中知道，他連家也認不出。成爲已不可醫的「老人痴呆」病患者。他的太太相繼退休，突然患上丈夫同類的病，不辨家人，包括共同生活幾十年的丈夫，兩位老人每天在家中相對，誰也認不出誰，數十年相扶，從此眼中他沒她，她也沒他，最難受是身邊的兒女。

另一位老總兼主筆，每日一篇國際時事評論，由報紙轉到一份國際性英文雜誌任總編輯與主筆，常與外國名記者及作家來往，社交活躍，身材中等，鋼條形，喜穿短褲，樂觀、活躍，退休前身體正常，退休後三數年，「老人痴呆症」由淺入深，存於世而不識世。女兒是本港著名兒科專家，曾在港大授課，對父親頑痾愛莫能助。

兩位長者晚年際遇，令我耿耿於懷。私

九八〇年一月開工，一九八二年六月竣工，它是韓國第一條上、下兩層的橋樑，最下層是一條潛水橋。盤浦大橋全長約一點二公里，在我離開首爾後二〇〇八年進行了擴建，除展寬橋面外，還在橋的兩側裝設了一行長長的噴水柱，成爲現時健力士世界紀錄中世界最長的噴水橋。

因有江橋，漢江夜景更是壯麗。每一座江橋，像一道輝煌的彩虹，飄在江面上。江兩側的車輛魚貫而行，車燈與橋燈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一條長長的火龍，更是耀眼。我會乘船遊漢江，觀賞夜景，兩岸的樓房和燈火，交相輝映，更是美不勝收。

如問漢江江橋有幾座，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答案，但無論誰都會說二十幾座。我剛到首爾時，人們告訴我江橋二十一座，呆了六年離開時，人們又告訴我，二十三座。現在又過了二十年，我相信江橋至少增加到二十五、六座。

我在首爾呆的時間雖不短，但都是乘車匆匆過橋，難得有步行的機會。離開首爾前，我們夫婦利用周末，步行走過盤浦大橋，當時正值夏日，放眼望去，清澈的江水，綠蔭的兩岸，矗立的江橋，形成一幅難得的美麗畫卷，時至今日難以忘懷。

下交談，認為報人患此病的原因是經常用腦，出現過早透支。

女性辦報，胡仙不是第一人，一對姓沈的姐妹花，是香港女性辦報先驅，能稱爲「報業女王」的則爲胡仙，她掌控星島報業集團時，年僅二十二歲。

胡仙祖籍福建省永定縣人，胡文虎的女兒，曾經擁有香港大坑道及新加坡的虎豹別墅，及本港多份報章，新聞界稱她「報業女王」，她擁有七家報紙的紀錄至今仍是無人能破的紀錄。

在胡仙之前，香港出現過一張由女性辦的報紙：《女界星期錄》。

創辦人是一雙姐妹，洪舜英和洪美英，大半世紀前，印刷業沒有今天發達，報紙專業人才甚缺，女性社會地位不如今天，女性衝進男權社會，創辦報紙，需要付出很大勇氣。一雙姐妹選擇辦報，吹起一陣清風。洪氏姐妹成爲香港女報人的第一代。

一九三〇年，再有一份《脂痕》周報出版，主持人也是女性。性質上周刊不是出版行業，屬報業範疇。《脂痕》周刊爲女性辦報的第二代。

《女界星期錄》與《脂痕》壽命都短促，約半年時間，各自匆匆關門。

女性辦報當年令社會矚目，讀者好奇，洪氏姐妹成爲年輕讀者崇拜偶像，後來有人充作女性辦報，可見她們的影響力。看來亦是受洪氏姐妹的影響。自胡仙退出報業，本港再沒有女報人，許是暫時現象吧。

報紙不是工廠的製成品，用一個模式製造出來。新聞是非常複雜的學問，要求報人對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藝術、民生動態時刻進行研究，還有經營管理、摸索讀者心理的一套學問；一個女報人，日夜顛倒工作，恐怕需要捨棄部分女性的尋常生活，做一個女作家，大抵會比女報人容易一些吧。

的佳作，敘述了第一次十字軍征戰耶路撒冷時的故事。十字軍英雄里納爾多愛上了貴族少女阿爾米列娜，敵軍使用妖法拘捕了阿爾米列娜，想以此招逼迫里納爾多投降。《讓我痛哭吧》是阿爾米列娜被拘禁時悲嘆自己不幸的遭遇時詠唱的。

傳記電影《她比煙花寂寞》描述的是英國大提琴家傑奎琳·杜普蕾（港譯：賈桂林·杜·普蕾）的故事。傑奎琳年少成才，僅憑一把大提琴就足以傲然斜睨天下。這支曲子她在十七歲時就已完美演繹，此後成了她演出時的必演曲目。《埃爾加E小調協奏曲》由晚期浪漫主義英國作曲家埃爾加創作，因爲作於一戰時期，這支樂曲毫不浪漫，而舞台上的傑奎琳，每一運弓、每一揉弦，都注入最飽滿的激情，賦予了這支曲子無與倫比的感傷之美。

## 電影裏的古典音樂

陸小鹿



《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第十八變奏》……

對此，我深有體會。一上來就聽大部頭專輯，很容易聽悶，藉由電影推介，就比較容易引發出興趣。我的古典音樂曲庫，基本是跟着電影來拓寬的。

韓國電影《雛菊》，故事發生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。漫山遍野的雛菊，充滿十九世紀印象派風格，隨手一截圖就是一張明信片。

男主角酷愛聽古典樂，經常聽的一首曲目，是柴可夫斯基的《六月船歌》，但實際上，他的身份卻是個殺手。古典樂和殺手身份似乎不相匹配，音樂在這裏起到烘托複雜人性的作用。《六月船歌》收錄在柴可夫斯基

的鋼琴套曲《四季》裏，是其中最爲動聽的一首。一八七五年，彼得堡文藝月刊《小說家》的發行人邀請柴可夫斯基以十二個月爲主題創作鋼琴曲，以「一月一曲一詩」的方式發表，這是《四季》的誕生之因。

法國電影《沉靜如海》敘述的是二戰時期，一個法國女孩和一個德國軍官間沉默而未會道破的愛情故事。兩人初次見面，女孩正在彈奏巴赫的平均律《C大調前奏曲》，行雲流水的樂曲，恰好是參戰前身份爲音樂家的德國軍官最爲喜歡的樂曲。可以想見，此次初見給德國軍官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後來，當《C大調前奏曲》在影片中再次奏響，

彈奏者變成了德國軍官，而法國女孩則變爲聽衆。共同的音樂愛好，拉近和昇華了兩人間的情感。只可惜，二戰期間，分屬敵對國的情感是不可能來末來的，暗地湧動的愛情只能藉由音樂來訴說，一聲嘆息。

同樣是二戰背景，同樣引用了古典音樂的還有瑞典電影《教室別戀》。十五歲的少年「愛」上了三十七歲的女教師，兩人發生了一段師生之戀。有意思的是，每當兩人情感有了變化，一曲高亢華麗的美聲配樂就適時響起。這是來自亨德爾的歌劇《Rinaldo（里納爾多）》裏的一首詠嘆調，名叫《讓我痛哭吧》。《里納爾多》是一部經典不衰